



全运会取消设项导致项目迅速萎缩——

陷入生存危机的中国技巧在校园重生

本报记者 慈鑫

9月17-19日，第9届亚洲技巧锦标赛在浙江省临安市举行。对于临安市民来说，很多人对技巧项目已经没有多少印象，更不知道中国一直是世界技巧强国。其实，技巧与体操系出同门，中国技巧与中国体操有着同样辉煌的历史，但自1993年第7届全运会成为技巧的“全运绝唱”之后，中国技巧就走上了一条衰落之路。据业内人士介绍，最严重的时候，技巧在中国几乎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不过，技巧也在绝境中找到了新的出路——校园。

广西技巧队的老教练梁建坤既见证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技巧的鼎盛时期，也亲历了1994年之后技巧项目的迅速萎缩。“以前，都是我们技巧队去体操队挑人，是体操队的想往技巧方向转，但1994年之后，绝大多数省市都取消了技巧队，技巧项目的人才开始流失。”从事几十年技巧运动，让梁建坤在技巧项目最困难的时期也下定决心绝不转行，但他曾经的队友、同事和同行中的大多数，却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了技巧。据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缪仲一回忆，“最可怜的时候，全国只有两三个省市还有技巧队伍，一次全国比赛只有二三十人。”

技巧与体操、艺术体操、蹦床和健美操同为国际体操联合会所属的5大项目。技巧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与体操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体操、技巧

运动上的强大实力对中国成为世界体操和技巧强国产生了推动作用。在全运会与奥运会全面接轨之前，技巧与体操在国内的发展条件和生存环境并没有太大区别，在部分省市，技巧的发展条件甚至还优于体操。“最多的时候，全国有20多个省市有技巧专业队。”缪仲一表示，雄厚的基层力量也给中国技巧成为一支世界劲旅奠定了基础，截至目前，中国技巧队共获得137个世界冠军，论世界冠军的数量，技巧在国内所有体育项目中仅次于跳水。

如此辉煌的历史，更让中国技巧近20年的衰落充满悲情色彩。梁建坤表示，全运会取消非奥运项目无疑是中国技巧走向衰落的诱因。从中国技巧的命运也不难看出，全运战略、奥运战略对中国体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2000年之后，为了延续中国技巧的传统优势，部分省市重新恢复了技巧队建制，中国技巧的生存环境有了一些改善，但即便如此，全国也只有七八个省市在开展技巧项目。在业内人士看来，除非技巧成为奥运项目，否则，仅靠走专业训练这条路，中国技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恢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盛况。

奥运项目的身份，对任何一个体育项目的发展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技巧并非没有进入奥运会的可能。缪仲一表示，依照国际奥委会在项目设置上的改革方向，国际体操联合会内部也有这样的呼声，从体操项目中匀出几个小项的名额给技巧。

在缪仲一看来，哪怕技巧只获得一个奥运比赛小项的名额，在中国，对这项运动的发展都将有巨大推动。

不过，现在谈技巧进奥运依然有点“幻想”色彩，对于中国技巧来说，如果仅寄希望于通过成为奥运项目来改变命运，多少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还是要靠自身的发展。”缪仲一介绍技巧近几年的发展战略时表示，“在确保目前这几支省级队伍积极参加世界各级各类比赛取得优异成绩时，把工作的重点放到这个项目的推广和普及上来。我希望技巧这个项目，能在中小学学校体育工作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以我们目前试行的过程看，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当观众对技巧运动员在赛场上高难度的动作造型叹为观止时，或会以技巧运动需要很高的运动素养才能参与。缪仲一表示，其实技巧的参与门槛很低，对器材几乎没有太高的要求，普通学生平时有意无意地就能做出技巧动作，“让同学骑到脖子上，这个动作发展一下就是技巧动作。两个人弓步，第三人站在腿上也是技巧动作，甚至跳山羊也是技巧的基本动作。”

对于学生群体来说，技巧最大的好处之一即人人可参与，缪仲一表示，比如现在的小胖墩儿很多，一说到参与体育运动，他们容易被同学“排除”在外，但在技巧运动上，胖一点的孩子可以作底座，瘦一点的孩子可以作塔尖，每个人都能找

到自己的位置。此外，技巧对于参与者来说也有相互交流、配合和信任的要求，这也可以发挥重要的教育功能。

在安全性上，技巧进入学校后可以降低难度，比如叠罗汉不要超过两层，空翻动作减少周数等。由于技巧运动有很高的观赏性，又比较符合学生生理、心理的需求，近几年，技巧运动在国内有升温迹象，其中最主要的参与群体已经从原先的专业运动员变为学生。

据缪仲一介绍，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全国比赛上，参赛队伍有100多支，其中专业队大概也就10支左右，剩下的80多支队伍全部来自学校。

走进校园，让原本前景黯淡的技巧找到了新出路。3年前从专业队退役下来的江苏队教练周桐向记者表示，自己在退役后继续从事技巧运动，就是因为看到技巧走入越来越多的学校，让他相信这个项目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从曾经辉煌到濒临灭亡再到绝境逢生，中国技巧的坎坷命运让技巧人更清楚地看到，什么是一个运动项目的最强大生命力，“不要那么急功近利地只看金牌，当然我们也需要金牌，但如果要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还是要进入更广阔的天地。”缪仲一表示，“全国有42万所中小学，我们做百分之一就不得了了，踏踏实实做一些校园推广的工作，一定会有天地的。”

本报北京9月23日电



9月23日，2015男篮亚锦赛小组赛首阶段，中国队以91:42战胜新加坡队。 CFP供图

卸下包袱是宫鲁鸣“打出状态”的前提——

中国男篮在重压下开启亚锦赛之旅

本报记者 杨

没有任何悬念，中国男篮兵不血刃地击败了弱旅新加坡队，取得了亚锦赛的开门红。但在没有完成直通里约的任务之前，这支球队自上而下就不会感到轻松。

一天前，中国男篮的多名队员参加了组委举行的欢迎晚宴。当其他球队的队员非常轻松地交流时，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各自低头玩着手机，主帅宫鲁鸣甚至没有出席。主管男篮国家队工作的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李金生，面对记者“这是不是压力最大的一届亚锦赛？”的提问时，也选择了低调回应：“我们一定尽全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直通里约的压力有多大？中国男篮自抵达长沙后，就采取封闭训练，全队上下都不准接受采访。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中国男篮甚至每天都更换训练场馆。今晚的赛前热身，即便对手是新加坡队，从队员的面部表情也难以捕捉到任何轻松信号。比赛开始后两分钟，中国队甚至没有运动战得分，多少透露了内心的紧张。

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球队。12人名单中的8人，没有参加过上届亚锦赛，有4人是第一次入选国家队。但他们真正面对的，不是新加坡队，而是拥有哈达迪、巴赫拉米的卫冕冠军伊朗队，是拥有林志杰、昆西·戴维斯的中华台北队，是实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外线仍旧精准的韩国队，以及只有冠军才能获得直通里约资格以及参加预选赛希望渺茫的现实。

宫鲁鸣希望这支中国男篮，在之后的比赛中越打越好、越打越合理，但做到这些的前提，其实就是放松心情、放下包袱。20天前，中国女篮兵败武汉，队员同样是处在重压之下。整个亚锦赛期间，很少能够见到她们展现出笑容。特别是小组赛输给日本队后，压抑的情绪到了极致，以至于半决赛干净利落地击败韩国队后，压力仍未能释放。最后，让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成为一场溃败。

“我们前几年成绩一直不好，质疑的声音不少，但也说明外界对我们的希望很大。”队长周鹏说，“我们正在处于新老交替的时期，现在最需要放松心情，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相信我们会越打越好。”

和新加坡队的比赛反映出队员正逐步释放自己。比赛开始阶段，李慕豪一次漂亮的封盖，替补席上只有翟晓川站起来挥舞毛巾叫好。随着比赛深入，不仅场上的球员越打越有激情，替补席上的球员也不再矜持。或许，尽可能忘记直通里约的任务，以轻松心态面对以后的比赛，中国男篮反而更有可能出现在明年奥运会赛场上。 本报长沙9月23日电

学生体质差、跑步在校园里变成体罚手段——

学生因被罚跑意外身亡的悲剧背后

本报记者 慈鑫

据新华网报道，9月22日，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证实，红谷滩新区生米中学一名学生被班主任罚跑步后晕倒，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涉事班主任已被停职并接受调查。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通报称，9月21日上午10时40分，生米中学八（3）班18个未完成语文作业的学生被班主任王某叫到

操场上跑步5圈（每圈180米）。跑完5圈后集中站队时，学生李某晕倒。在旁的班主任王某立即拨打了120，生米镇卫生院医生10分钟内赶到现场施救，南昌市120医护人员25分钟赶到现场进行抢救。不幸的是，这名学生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件发生后，由生米镇政府、红谷滩新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生米镇派出所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事件原因进行详细调查。目前，王某已被停职并接受调查。红

谷滩新区管委会表示，待事件原因调查清楚后，将对王某和其他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跑900米就发生了身亡的意外，如果这名学生没有身体疾病，那只能说明体质太差了。”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表示，每次类似的校园悲剧都在提醒我们，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远没有到可以止跌反弹而欣喜的地步，学生体质的糟糕状况仍是民族之忧。

这起悲剧揭示的另一个让人担忧的现象是，跑步在学校常常被当作一种处罚学生的手段。

王宗平认为，南昌生米中学这名已经被停职并接受调查的班主任其实也很“冤”，因为在各地各级学校中，用跑步处罚学生的老师比比皆是，但大多数人根本想不到学生会因为被罚跑而横遭意外。

同样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要让跑步在校园里变成体罚的手段？”王宗平表示，“跑步是锻炼学生心肺功能最好的运动，应当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如果老师喜欢用跑步来处罚学生，那学生还会喜欢跑步、还会积极主动地去参与跑步吗？这岂不是人为地让一项对学生很有益处的运动，成为学生反感的对象？”

本报北京9月23日电

2015年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

尊重创新 拒绝盲从

北京·昌平

2015.09.24~26

主办：中国青年报社、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文联、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
 承办：北京杂技家协会、中共北京市委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
 协办：北京金长城京演魔术文化有限公司、中国高校魔术社团联谊会